

資源委員會運務處專贈

廿年十二月一日

歷史小品選

中國通史
宋雲彬選注



行印社版出體立

魯迅等著
宋雲彬選注

歷
史
小
品
選

立
體
出
版
社
印
行

歷史小品選

每冊實價九元二角

(外埠加郵費)

著者 魯迅等

選注者 宋雲彬

發行人 湯顯

發行者 立體出版社

桂林東華路廿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經售者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出版

序

大約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間，陸續有人用歷史事實或神話傳說作題材，寫成文學作品。著名的作者有魯迅、茅盾、鄭振鐸、郭沫若等。

魯迅關於這一方面的作品，有補天（原名不周山）、奔月、理水、采薇、鑿劍、出關、非攻、起死等八篇，後來結集成故事新編。其中祇補天一篇作于一九二二年，其餘七篇則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五年間所作。茅盾于一九三〇年起，陸續發表了石碣、林冲、大澤鄉等，後來都收在茅盾短篇小說集裏。鄭振鐸于一九三二年寫成湯禱篇，在三十卷第一期東方雜誌發表，全文甚長，自題為「古史新辯之一」。但其間描寫商湯求雨的一節，卻是一篇很好的以歷史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他本來計劃再寫堯舜禱讓的故事，題為揖讓篇，但可惜沒有寫成。到了一九三五年，亡命日本的郭沫若，在雜文（後來改名質文）上陸續發表了好多篇歷史題材的作品，後來輯成集子，名曰豕蹄，計有孔夫子喫飯、孟夫子休妻、秦始皇將死、楚霸王自殺、賈長沙痛哭、司馬遷發憤等六篇。此外如施蛰存等也曾寫過這類作品。篇名

我都忘記了。

就這幾位作家的作品而論，我以為魯迅的作品最爲成功。茅盾在玄武門之變序裏說：「用歷史事實爲題材的文學作品，自五四以來，已有了新的發展。魯迅先生是這一方面的偉大的開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編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種多樣的變化，給我們樹立了可貴的格式；但尤其重要的是內容的深刻。」——在故事新編中魯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銳利的觀察，戰鬥的熱情和創作的藝術，非但「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而且將古代和現代錯綜交融成爲「一而二，二而一。」又說：「魯迅先生這手法，曾引起不少人的研究和學習。然而我們勉強能學到的，也還只有他的用現代眼光去解釋古事這一面而他的更深一層的用心——借古事的軀殼來激發現代人之所應憎與應愛，乃至將古代和現代錯綜交融，則我們雖能理會，能吟味，卻未能學而幾及。」平心而論，茅盾這些話，一點沒有過分恭維魯迅。我們就現存的好多篇歷史題材的作品來檢點一下，除了魯迅所作的之外，那一篇能當得起「將古代和現代錯綜交融」的考語呢？

郭沫若不但是一位文學家，同時是一位有點歷史癖和考證癖的學者。他在豕蹄的序文裏說：「我自己本來是有點歷史癖和考證癖的人，在這個集子之前我也做過不少的史事爲題材的東西，

但我相信聰明的讀者，也會知道我始終是站在科學的現實的立場的。我是利用我的科學的智識對於歷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釋或翻案，我始終是寫實主義者。我所描寫的一些古人的面貌，我在事前是盡了客觀的檢點和推理的能事以求其真容。我並不是故意要把他們漫畫化或者胡亂地在他們臉上塗些污跡。任意污曠古人比任意污曠今人的還要下等。古人是不能說話的了，對於封着口的人之信口雌黃，是最無恥的勾當。但如古人的面貌早已經歪曲，或者本是好人被歪曲成爲惡者，或者本是無賴而被粉飾成了英雄，那作者爲『求真』的信念所迫，他的筆是要取着反叛的途徑的。」又說：「以諷諭爲職志的作品，總要有充分的嚴肅性，才能收諷諭的效果。所謂嚴肅性，就是要有現實的立場，客觀的根據，科學的性質，不可任意賣弄作者的聰明。尤其是取材於史事，是應該有歷史的限制的。以史事來諷諭今事，其根據是在人的氣質與人的典型於古今之間無大差異，只要把古人寫得逼真，便可以反映出與此同一氣質同一典型的今人的面目。今事的歷程自然可以作爲重視古事的線索，事實上諷諭的性質本是先欲刺今而後借鑑于古的，但不能太露骨，弄到時代錯誤的程度。時代錯誤的巧妙的玩弄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便是滑稽，但弄得不大巧妙時是足以令人覺感。我自己是在盡力避免着這種毛病的，但因爲努力不足，只是一些速寫的結果，古人的面貌寫得不甚逼真，充分

的諷刺的效果恐怕也是難於收到的吧。」我們從這些話裏可以看出郭沫若寫作態度的認真與嚴肅。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郭沫若的手法和魯迅大不相同。魯迅在故事新編的序裏說，「敘事有時也有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免信口開河，」而郭沫若則始終鉤稽史實，企圖利用他的科學的知識，對於歷史故事作新的解釋或翻案。如果「歷史小品」這一名詞可以成立的話，那麼郭沫若所寫的全都是歷史小品，而魯迅的作品大都是故事新編。

無論是歷史小品也好，故事新編也好，如果沒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和銳利的觀察，戰鬥的熱情，創作的藝術，是不會寫出成功的作品來的。我之所以要選輯這本集子，加以詳細的注釋者，一方面固然為幫助讀者了解，一方面也想借此使讀者知道這些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不是淺學者所能率爾操觚的。

這裏所選的十二篇作品，魯迅作的占三分之一，郭沫若占四分之一，鄭振鐸、茅盾各一篇，我自己寫的兩篇，而殿以紺弩的韓康的藥店。明知道我的作品談不到創作藝術，更不能與諸家並列，但我也曾費過一點考查歷史事實的功夫，想還給古人古事一個本來面目，幫助青年認識古人古事，在寫作技術上雖然差些，卻也不忍割棄。紺弩的一篇，獨具一格，他巧妙地把握漢時代賣藥長安市上的韓康和

小說中人物西門慶拉在一起，寫成了一篇「以諷諭爲職志」的作品，不但表見了他的天才，同時更擴大了這一類作品的題材。

在注釋方面，我是費了相當心力的。倘讀者不嫌麻煩，把注釋過細地閱讀一番，對於作品內容的瞭解，對於古人右事的認識，也許不無裨益。但如果純粹以文學作品來欣賞它，那麼，這些繁複的注釋，不看也可以。說一句坦白的話：我一向反對秦近君以數萬言釋「曰若稽古」而同情于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的。至於書名「歷史小品選」，覺得不甚愜意，一時想不出更好的名稱，也只好將就了。

我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又是一個有點歷史癖和考據癖的人，但既不能寫文藝創作，在歷史和考據方面也一無心得，只是「鈔鈔摘摘」，編些「語錄」「選集」之類，未免被人齒冷。然而我曾考慮過，所謂編輯工作，不見得全無意義，「文選」「雜鈔」「類纂」之類，古人已先我而爲之；而爬羅抉剔，把字句的來歷，作者的微旨，一一表暴出來，對於作者、讀者，總算是盡我棉薄了。因此，把這本書交給書店刊行時，我是心安理得，毫無愧怍的。

雲彬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于桂林

目次

理水魯迅	一
湯禱 鄭振鐸	一六
出關 魯迅	三三
孔夫子吃飯 郭沫若	五五
非攻 魯迅	六〇
起死 魯迅	八二
大澤鄉 茅盾	九六
劉太公 雲彬	一〇〇
買長沙痛哭 郭沫若	一一九
司馬遷發憤 郭沫若	一二三
國策 雲彬	一三三
韓康的藥店 紺琴	一六六

理水 魯迅

這時候是「湯湯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一）舜爺的百姓，倒並不都擠在露出水面的山上，有的細在樹頂，有的坐着木排，有些木排上還搭有小小的板棚，從岸上看起來，很富於詩趣。

這地裏的消息，是從木排上傳過來的。大家終於知道蘇大人因為治了九整年的水，什麼效驗也沒有，上頭龍心震怒，把他充軍到羽山去了，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兒子文命少爺，乳名叫作阿禹。（二）

災荒得久了，大學早已解散，連幼稚園也沒有地方開，所以百姓們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還聚集着許多學者，他們的食糧，是都從奇肱國用飛車運來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夠研究學問。（三）然而他們裏面，大抵是反對禹的，或者簡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個禹。（四）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發響，愈響愈厲害，飛車看得清楚了，車上插一張旗，畫着一個

黃圓圈在發毫光。離地五尺就掛下幾隻籃子來，別人可不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只聽得上下在講話：

「古貌林！」（五）

「好杜有圖！」（六）

「古魯幾哩……！」

「OK！」

飛車向奇肱國疾飛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聲，學者們也靜悄悄，這是大家在吃飯。獨有山周圍的水波，撞着石頭不住的澎湃的在發響。午覺醒來精神百倍，於是學說也就壓倒了濤聲了。

「禹來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絲的兒子的話。」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我曾經搜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個結論：閩人的子孫都是閩人，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這就叫作「遺傳」。所以，絲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七）

「OK！」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說。

「不過您要想想咱們的太上皇！」（八）別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說。

「他先前雖然有些「頑」，（九）現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惡人就永遠不會改好……」

「OK！」

「這這些些都是費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子脹得通紅。「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並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十）他說到這里，把兩脚一蹬，顯得非常用勁。

「不過鯀卻的確是有的，七年以前，我還親眼看見他到崑崙山腳下去賞梅花的。」

「那麼，他的名字弄錯了，他大概不叫「鯀」，他的名字應該叫「人」！至於禹，那可一定是一條龜，我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他的烏有，叫大家來公評……」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來，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樹皮，用吃剩的麵包末屑和水研成漿，調了炭粉，在樹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寫上抹殺阿禹的考據，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葉，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給一貝殼鱗水苔。

橫豎到處都是水，獵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種，只要還活着所有的是閒工夫，來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樹下挨擠了三天，到處都發出歎息的聲音，有的是佩服，有的是疲勞，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個鄉下

人終於說話了，這時那學者正在吃炒麵。

「人裏面是有叫作阿禹的，」鄉下人說。「况且「禹」也不是蟲，這是我們鄉下人的簡筆字，老爺們都寫作「禹」是大猴子……」（十二）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嗎……」學者跳起來了，連忙嚥下沒有嚼爛的一口麵，鼻子紅到發紫，吆喝道。

「有的呀，連叫阿狗、阿貓的也有。」

「鳥頭先生（十二）您不要和他去辯論了，」拿拄杖的學者放下麵包，攔在中間說。「鄉下人都

是愚人。拿你的家譜來，」他又轉向鄉下人，大聲道。「我一定發見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從來沒有過家譜……」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們這些東西可惡！」

「不過這這也用不着家譜，我的學說是不會錯的。」鳥頭先生更加憤憤的說。「先前，許多學者都寫信來贊成我的學說，那些信我都帶在這裏……」

「不不，那可應該查家譜……」

「但是我竟沒有家譜，」那「愚人」說，「現在又是這麼的人荒馬亂，交通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們來信贊成，當作證據，真也比螺螄殼裏做道場還難。證據就在眼前，您叫烏頭先生，莫非真的是一個烏兒的頭，並不是人嗎？」

「哼！」烏頭先生氣忿到連耳輪都發紫了，「你竟這樣的侮辱我！說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決！」（十三）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願大辟——就是殺頭呀，你懂了沒有？要不然，你是應該反坐的，你等着罷，不要動，等我吃完了炒麵。」

「先生，」鄉下人麻木而平靜的回答道，「您是學者，總該知道現在已是午後，別人也要肚子餓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卻和聰明人的一樣，也要餓。真是對不起得很，我要撈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後，我再來投案罷。」（十四）於是他跳上木排，拿起網兜，撈着水草，泛泛的遠開去了。看客也漸漸的走散，烏頭先生就紅着耳輪和鼻尖，從新吃炒麵，拿拄杖的學者，在搖頭。

然而「禹」究竟是一條蟲，還是一個人呢，卻仍然是一個大疑問。

萬也真好像是一條蟲。

大半年過去了，奇肱國的飛車已經來過八回，讀過松樹身上的文字の木排居民十個裏面有九個生了腳氣病，治水的新官卻還沒有消息。直到第十回飛車來過之後，這纔傳來了新聞，說萬是確有這麼一個人的，正是繇的兒子，也確是簡放了水利大臣，三年之前已從冀州啓節，不久就要到這里了。大家略有一點興奮，但又很淡漠，不大相信，因為這一類不甚可靠的傳聞是誰都聽得耳朵起繭了的。

然而這一回卻又傳消息很可靠，十多天之後，幾乎誰都說大臣的確要到了，因為有人出去撈淨草，親眼看見過官船；他還指着頭上一塊烏青的疙瘩，說是爲了迴避得太慢一點了，吃了一下官兵的飛石；這就是大臣確已到來的證據。這人從此就很有名，也很忙碌，大家都爭先恐後的來看他頭上的疙瘩，幾乎把木排踏沉；後來還經學者們召了他去，細心研究，決定了他的疙瘩確是真疙瘩，於是使烏頭先生也不能再執成見，只好把考據學讓給別人，自己另去搜小民間的曲子了。（十五）

一大陣獨木大舟的到來，是什頭上打出疙瘩的大約二十多天之後，每隻船上有二十名官兵打纜，二十名官兵持矛前後都是旗幟，剛靠山頂，紳士們和學者們已在岸上列隊恭迎，過了大半天，這纔

從最大的船裏，有兩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員出現，約略二十個穿虎皮的武士簇擁着，和迎接的人們一同到最高巔的石屋裏去了。

大家在水陸兩面，探頭探腦的悉心打聽，纔明白原來那兩位只是考察的專員，卻並非禹自己。大員坐在石屋的中央，吃過麵包，就開始考察。

「災情倒並不算重，糧食也還可敷衍。」一位學者們的代表，苗民言語學專家說。「麵包是每月會從半空中掉下來的，魚也不缺，雖然未免有些泥土氣，可是很肥，大人。至于那些下民，他們有的是榆葉和海苔，他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就是並不勞心，原只要吃這些就夠。我們也嘗過了，味道倒並不壞，特別得很……」

「况且」別一位研究神農本草的學者搶着說，「榆葉裏面是含有維他命W的，海苔裏有碘質，可醫療癱瘓病，兩樣都極合于衛生。」

「OK!」又一個學者說，大員們瞪了他一眼。

「飲料呢？」那神農本草學者接下去道，「他們要多少有多少，一萬代也喝不完。可惜舍一點黃土，飲用之前，應該蒸餾一下的。敝人指導過許多次了，然而他們冥頑不靈，絕對的不肯照辦，于是弄出

數不清的病人來……」

「就是洪也還不是他們弄出來的嗎？」一位五綵長鬚，身穿醬色長袍的紳士又搶着說。「水還沒來的時候他們懶着不肯填洪水來了的時候，他們又懶着不肯屏……」

「是之謂失其性靈。」坐在後一排，八字鬚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學家笑道。「吾嘗登帕米爾之原，天風浩然，梅花開矣，白雲飛矣，金價漲矣，耗子眠矣，見一少年，口啣雪茄，面有嵒尤氏之霧……哈哈！沒有法子……」（十六）

「OK！」
這樣的談了小半天。大員們都十分用心的聽着，臨末是叫他們合擬一個公呈，最好還有一種條陳，隱述着善後的方法。

於是大員們下船去了。第二天，說是因為路上勞頓，不辦公，也不見客；第三天是學者們公請在最高峯上賞偃蓋古松，下半年又同往山背後的黃鱗，一直玩到黃昏。第四天，說是因為考察勞頓了，不辦公，也不見客；第五天的午後，就傳見下民的代表。

下民的代表，是四天以前就在開始推舉的，然而誰也不肯去，說是一向沒有見過官。于是大多數